

# 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 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7~29

2017年10月12日

\*\*\*\*\*

## 媽媽終於隨心所欲

台灣《聯合報》 羊憶蓉

和我們家往來較多的長輩，常指著我說，“你像你爸爸”。我後來做了和爸爸一樣“搖筆桿”的工作。但主要是我長得像爸爸。我爸是南方人的樣子，大眼睛，雙眼皮，長形臉，瘦高個子。就算不是美男子，在他那一輩裡，算是挺好看的男人。

我媽就是標準的北方人了，眼睛細小，偏偏臉又圓。她吃起東西完全沒有自制力，我長大後唯一看她發憤節食過一回，就是我婚禮前，她為了要穿上那一身黑黑金金的旗袍亮相，認真餓瘦了好幾公斤。之後她就不再為發胖煩惱，反而自誇，“我不好看，可把你們每個都生得又聰明又漂亮，這很本事！”

這句話成了她晚年的口頭禪，想必是她一生最為得意自豪之事，每天都說上好幾遍。陪了她最久的外傭米西亞一次問我：“奶

奶說很本事，是說什麼呀？”衆人都說米西亞的中文厲害，“很本事”三個字還是難倒了她。

倒是做頭七法會那天，師父指著媽媽的相片說：“你們媽媽很漂亮欸，你看她笑得多開心。”我看著媽媽一頭白髮，眼睛笑成眯眯的，好像從相片裡還看顧著我們。我第一次覺得，媽媽原來就是“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”那種漂亮。

向來人家說“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”，我不大能起共鳴。從小時候起，我不時有種感覺，我媽和別人的媽媽有點不一樣。不能說她有多獨特，但反正她不是含辛茹苦那型的，甚至稱不上勤快能幹。她做菜是我爸爸教的，家事只能說勉強及格；當然，七年裡生了五個孩子，能做到及格也不容易了。

主要是媽媽性格鮮明，是個烈性女子。她愛自由，我行我素，凡事絕不忍耐，遇到障礙一定對抗到底。她好惡分明到了一種極端的程度，對人、對食物、對事情的評價皆如此。喝茶一定要滾燙的才喝，以前大熱天會口裡嚼冰塊，對她所謂“溫不吞吞”或“淡不索索”的東西毫無興趣。有時我們拿了吃食要給她嘗一口，她不屑一顧，說吃就要吃飽，不然寧可餓著，“吃一口”算怎麼回事呀！且她奉行自己的信念徹底，我聽過她大言不慚：“就算老天爺判我有罪，只要我覺得我沒做錯，我就是沒錯。”一派大無畏的樣子。

這樣的脾氣，直到她晚年才稍微柔和了一點，但不時看得出本性難移。有時她來我這裡住，我們家伙食清淡，她碗筷一推，“這沒有肉，菜又不鹹，是要我吃什麼？”我幫她洗澡，手腳粗重一點，她大聲嚷起來，“欸，我這是肉耶，會痛的。”她最敬愛她的大嫂子，總說“你大舅母是個好人”，但當著舅媽面，她照樣使性子。一回我聽舅媽勸她，飯要涼了，趕緊吃完吧，她馬

上不服氣頂回去，“我的飯涼不涼，你怎麼知道？”舅媽看著這到老還是拿她沒辦法的小姑，對著我苦笑。

媽走了以後，舅媽一邊掉眼淚，一邊自我安慰地說：“也好啦，你媽這一生算很有福氣了。你看她，一直都是照她自己的意思過日子。”

這樣的媽媽，我們孩子是無所謂，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樣的，媽媽罵也罵不怕。但我爸爸面對這樣的妻子，老實說，是有辛苦的時候。我多少次聽見爸爸生氣跟媽說，“你不可理喻。”有時則是無奈向我們訴苦：“不用勸你媽了，越勸越糟，越叫她不要做，她偏要做。”媽媽喝咖啡，已經加了滿滿兩大匙的糖，若有人在那關頭說一句太甜了，別再加糖了吧，她一定眉毛一挑當場再加兩匙進去。所以我們都學乖了，她想做什麼事千萬別攔著，保證勸了會有反效果。

不知怎的，爸爸說媽的“不可理喻”，“你這人就是勸不聽”，後來竟變成紹樑經常對我的埋怨。他有時還加強語氣，添一句“你好可怕，跟你媽一模一樣。”但這話又並不是怨怪誰的意思，無可奈何的意味多一點。婚後不久有回吵架，他衝口而出，“你媽講你的果然沒錯。”我追著問，我媽講我什麼了，他才招認，婚前媽把他找去“個別談話”，說這女兒脾氣不好搞，軟的不吃硬的也不吃，叫他要多忍耐。又教他，雖說軟硬不吃，但實在沒辦法的時候，來軟的還是比硬的要有用一點。紹樑從此只好這樣“受教”。

但媽媽卻不是只護著自己人，她心中有把秤。我出嫁前，她也同樣對我個別訓話過，“你要記住，不可以欺負老實人。欺負老實人不算本事。”她和小弟一家同住了多年後，終於鬆口對我們誇獎弟妹，“大方方很好。我很容易跟人家生氣，大方方都沒

有惹我生氣過。”從我媽口裡說出這樣的話，算是最高等級的讚美了。她甚至拿我出來作比較：“你是我生的，所以我沒辦法。你要是給我當媳婦，我可不要。”世間怎麼有做媽的這樣評價自己的女兒？但她說得理直氣壯，並沒有真要我羞慚悔過之意，我想她肚子裡挺得意，把我生的得她真傳。

可見得，媽媽雖然脾氣不好，但做人公正，她總說“要講道理”，尤其有恩報恩有仇報仇。我們回台灣定居，媽偷偷跟我說，要用私房錢送紹樑一個大禮物，叫我們儘量挑喜歡的，別怕貴。媽念念不忘要謝謝紹樑幫我念完學位。剛結婚我們還在美國，紹樑開始執業，我繼續念書，留學後半是他掙錢繳的學費，連博士論文都有他幫忙打字的痕跡。媽媽囑咐我“受施慎莫忘”，多年後仍不時嘀咕，“我們家孩子念書，應該是爸爸出學費，怎麼讓女婿出錢。”

紹樑玩音樂，也就不客氣開口要了一台山葉的電鋼琴，Clavinova，20多年前頗不便宜。我們家現在客廳裡有個平台式三角大鋼琴了，但那臺Clavinova，經歷過地震、搬家、琴鍵被貓尿……種種，放在家裡屹立不搖。尤其現在媽媽不在了，人去琴猶在，有天我盯著這琴心想，這輩子跟這琴要“不離不棄”；然後再想到，不知是誰對誰不離不棄，眼淚就掉下來。

大家都說媽媽有福氣，挺胸凸肚的姿態過了一生。但其實她和那個年代的所有女人一樣，丈夫和孩子占據了大半人生，再怎麼愛自由，終究飛翔的空間有限。尤其她血液裡流著那樣不服輸的個性，碰到人生中不想忍耐卻不得不忍的事情，是何等地挫折。孩子大了，丈夫事業有成卻終日奔忙於外，媽媽的心事有誰問過一聲？那麼好動又好強的媽媽，有誰想過她也會寂寞？有一陣子媽媽熱衷參加社區婦女會的活動，整天和她那群“姊妹”進進出

出，看似熱鬧，她卻淡淡對我說，她也知道那是在“瞎忙”。

到現在我才稍體會那種哀樂中年的心情。在美國念書時，媽媽一封又一封的信寫給我，開頭總叫我“丫頭”，說說家裡雞毛蒜皮的事。有時候是“心肝寶貝大丫頭”起頭，看起來有特別高興的事、特別親愛的話要對我說，但寫著寫著筆墨間就流露出心裡的鬱悶。一封信裡她說，不好意思又要跟著婦女會出遊，但接著寫道，“媽媽業以（已）55歲，你知道嗎？！一想到不定那一時刻高血壓會怎樣（她在我大學時就小中風過一回），媽就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鐘……人生幾何？實在不知道幾何？？？我好像吃一口算一口玩一樣算一樣。不能再多談下去——不能再談下去。”

這樣的信我有滿滿一大盒，其中也有爸爸寫的，飄洋過海從台灣寄到美國，又跟著我從美國帶回台灣，比那 Clavinova 琴更早，跟在我身邊“不離不棄”。但除了少數幾封放在抽屜，偶爾拿出來讀一讀，其它的封存在盒子裡二、三十年沒打開過。年輕時不特別珍惜，心想以後有機會再來整理；然後父母親忽然就老了病了，我的心也變得脆弱，有時眼光掃過那收信的盒子，根本不敢起念頭去打開它。

我已逝的朋友成露茜說過，她常對人侃侃而談父親成舍我對她的影響，直到被問起“那你媽媽呢？”她才恍然反省，“一向自詡為女性主義倡導者的我，怎麼也竟沒跳出這傳統的框架？”我也是中年以後才察覺到，自己不受約束的個性全來自媽媽，原來我是像媽媽遠多於像爸爸。尤其漸漸體會到女人的處境，心疼她剛強的個性下沒人了解的傷口。有時我慶幸她願意對我說出過那麼多心事，也許我也曾經讓她依靠過？但直到媽媽病倒，我坐在她床邊一次又一次跟她說話，才意識到，媽媽就算躺在病床上昏睡著不再開口，仍是我們孩子的支柱。

媽媽晚年受苦於阿茲海默症，很多事都忘了，連爸爸過世也沒表現出太強的情緒波動。但還好她始終沒有不認識我們，很多慣性動作也維持到最後。多少年以來，我們出門，她一定要送到門口，叫我們“給媽媽摸摸頭”才讓走。大弟和紹樑都是超過 180 的大個子，每次還是乖乖彎下腰，已現出白髮的頭要讓媽媽摸了才出門。她漸漸糊塗之後，常細細盯著我的臉問，“你幾歲啦？”像是不明白怎麼孩子這麼大了。我回答 50 多了，她又總是笑著說，“看起來不像啊。”

沒想到這樣的對話，變成媽媽跟我之間最後的幾句話。現在想起來，她那時應是已經腦血管栓塞，弟妹說媽媽變得不吃不動。我們陪她在急診室裡折騰了各種檢查，醫生沒說出所以然，要我們回家再觀察。我和米西亞推著輪椅，在醫院門口等弟妹把車開過來，看見媽媽頹然無力的樣子，我努力逗她：“媽，我是誰啊？”她慢慢抬頭望著我，叫了一聲“蓉——”，像是力氣用盡一般又垂下頭去。我怕她要昏睡過去了，情急之下再問：“那我幾歲啦？”她勉強看我一眼，輕輕搖搖頭，沒力氣再回答那個蠢問題。

那是媽媽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。她回家後不久就陷入昏迷，再送回醫院，經過插管、腦部手術、氣切種種，躺了 19 個月，再沒醒來過。有人說，和心愛的人永別，往往回想不起兩人最後一句話說了什麼，因為當時不知道那會變成最後一句話。我倒是在那樣的情景下，記住了和媽媽的最後一次對話，卻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。那一長聲“蓉——”刻在心裡，每一想起都痛徹肺腑。

尤其靠近最後的時候，醫生告知媽媽情況惡化，恐怕撐不了太久，我具體感覺到天地間一片巨大黑影，一步一步逼近過來。那段時間我常半夜驚醒，黑暗中“快要沒有媽媽了”的念頭侵襲

全身，完全就是村上春樹描寫過的那般情景：“我的心便莫名其妙地開始膨脹、震動、搖晃，被疼痛刺穿。那時候我會一直靜靜地閉上眼睛，咬緊牙關。並等那過去。花很長的時間那才會慢慢過去，之後只剩下鈍重的疼痛。”

天命不可抵擋之時，才知道人力的渺小無助，除了靜靜等著疼痛過去，完全無能為力。極度害怕的時候，我就走路去醫院，坐在媽媽床邊念一遍《金剛經》。我不是念佛的人，朗讀《金剛經》是新學到的習慣，在孫大偉病榻前開始的。大偉是我們近年失去的另個親近的朋友，因為腦出血，昏迷了兩個月，有朋友發起為他讀《金剛經》，大家多半心知事不可為，仍勉力一試。《金剛經》，對我與其說有宗教上的意義，不如說是對人生疑惑時的另種知識探索，每次讀到最後，“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”，我懵懵懂懂，卻心裡比較安定下來，或者說，對人生的宿命臣服了。

媽媽走前幾小時，紹樑最後一次去看她，大家對即將來臨的事了然於心。平常就寡言的人這時更沉默了，我問他有沒有話要對媽說，本來以為他只說得出“媽媽加油”一類無濟於事的話，卻見他隔著床單拍拍媽，輕聲說了一句：“媽媽，沒關係的，隨心所欲。”

“隨心所欲”四個字說給媽媽，後來每每心中作痛的時刻，讓我稍稍感到一絲安慰。早先當醫生提醒媽媽狀況不好，我告知美國的大弟恐怕要回來一趟，他出發前寄我一信：“這次回來，我要懷著為媽媽高興的心情，慶幸媽媽終於能離苦得樂。”他還寄了弘一大師李叔同臨終前寫的“悲欣交集”四字給我。我後來常盯著那“悲欣交集”發愣，想像不出萬緣了斷是種怎樣的情景。

也有些時候，悲從中來過後，我強自鎮定，心想爸媽都不在了，這世間再沒有任何事能令我害怕了。這是失所恃怙而裝出的勇敢嗎？我又覺得，媽媽不會願意看見我這樣，她定會含笑訓我，傻孩子媽媽何曾遠去，守在你心裡不是更加自由自在嗎？這麼想，心裡豁然清朗，我抬頭看天，謝謝媽媽用一生教我要隨心所欲！